

悦读力量
READING POWER
长篇小说

冯
路／著



婚姻就像一件精美的瓷器
看上去很美，却脆弱得不堪一击

次女婚记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悦读力量
READING POWER
长篇小说

次 女 婚 记

冯
路／著

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瓷婚记 / 冯路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
2010. 12

(悦读力量)

ISBN 978 - 7 - 5008 - 4876 - 9

I. ①瓷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45001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120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
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: [http: //www. wp-china. com](http://www.wp-china.com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版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70 千字

印 张: 16.75

定 价: 27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73
第三章	131
第四章	183
【两年后】	233



第一章

他们的生活就是岁月的复制品——每天重复着吃饭、睡觉、洗衣、上班……

黄迟感觉自己像一个被研究出来的公式，只管被套用就是。

白衣天使的苦恼

柳絮准备走进更衣室时，感到双脚酸软无力。护士小吴叫住了她。

“柳姐，你等等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柳絮很奇怪地问。

“你没事吧？脸色这么难看。要不我替你值班？”

“不用了。我没事。你去忙你的吧。”柳絮走进更衣室，换上白大褂，炫目的白，让她眩晕了一下。她觉得那就是她的脸，或者她的心，此刻空无一物。她就是那条直立行走的人鱼公主，一下一下，像走在刀尖上。

站在她熟悉的待产室旁，她想起了自己，二十年前她曾经在这里等待，疼痛，然后生下莉莉。一转眼，女儿都二十多岁了。那时候她的丈夫黄迟，跑前跑后的，多么体贴温存。

她看了看面前，年轻的孕妇坐在待产床上，不耐烦地抓住丈夫的手，一脸痛苦的表情。丈夫怜爱地俯下身去，轻轻地说：“你疼极了就掐我，我受得住。”

柳絮心底一震。这样的话，黄迟也说过的。那时候的他们，就像面前的这对小夫妇，何等的甜美恩爱。那时候，她痛苦得小声呻吟，黄迟温柔地对她说：“实在要疼，你就掐我啊。”说完就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手里。

她哪里舍得掐啊，那双厚实温暖的大手，就是她的力量源泉。她生完莉莉之后，因为过度疲劳，人睡得昏昏沉沉。黄迟一直守在床前，连饭也不肯去吃。他抓着柳絮的手，幸福得像一尾找到大海的鱼。

唉！柳絮轻轻地叹了口气。声音轻得只停留在自己的胸腔里，没有一个人听得见。她就是这样，心上裹了一圈圈的茧子，厚重密实，风都钻不进去。她戴上手套，转身进了产房。

小吴扶着一个即将生产的女人走了进来，吩咐她躺好一点，不要翻来翻去，以免掉下床来。柳絮的心思立即回到现实中来，她强迫自己把黄迟的影子



一点点赶走了。

“来，配合我的手呼吸，随着我们的动作顺势用力。”柳絮对产妇说，“胎心很有力，胎位也正，不要太担心。女人嘛，苦总是要吃的。”

产妇感激地点点头。面前的这个医生，说话和气，让她的恐惧减轻了许多。她调整了自己的呼吸，伴随有节奏的用力，不久后孩子生下来了，哭声响亮，是个男孩。柳絮用手掂了掂，说：“嘿，这小子，还不轻呢。”

产妇虚弱而又骄傲地笑了笑。正在这时，“扑”的一声，新生的婴儿开始排胎便了——墨绿色的胎便喷到了柳絮的身上，让人始料未及。新妈妈惶惑不安地表示歉意：“啊，对不起医生，这孩子……哎，他怎么排这样颜色的便啊？”

柳絮突然再次想起自己生女儿时，莉莉就把胎便弄到了医生身上，那时候是自己的同事接生，她们笑着闹着地呵护莉莉，没有谁生气呢。她们笑嘻嘻地拍着莉莉胖嘟嘟的小屁股：“莉莉，长大了记得给阿姨洗衣服啊！”

想到这，她就微笑了，告诉产妇：

“不要紧的。这是孩子在胎中积存了9个多月的胎便。他在胎内吞入的羊水和脱落的上皮细胞、皮脂，还有胆汁、肠道分泌物、脱落的肠黏膜什么的，因此是墨绿色的。不臭。这胎便一般要连排2~3天，每天3~5次，才能排干净呢。如果尿片上的胎便洗不干净，就扔掉吧。呵呵，这是个帅小伙呢！哭得那么响亮！快让爸爸抱去称称体重，检查下身体吧！”

年轻的爸爸慌手慌脚地接了过去，不知道要采取什么样的姿势抱住新生的儿子才好，嘴里满是欣喜地连声说道：“谢谢，谢谢啊。”

新妈妈也感激地笑笑：“谢谢大姐了，遇见您是我们的幸运。”

柳絮给小吴安排了下一步的体温测试和身体清洗等事宜，并叮嘱产妇注意保暖，避免受凉，就出去了。

在更衣室里，柳絮换掉了被婴儿胎便污染的衣服，暂时休息会儿。她一边按揉太阳穴，一边极力梳理昨夜发生的事情——

夜里12点左右，她和丈夫黄迟在睡梦中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，柳絮伸手去接，只听见一个女孩有点发嗔的声音传过来：“喂，黄迟啊，我受伤了，现在在建设东路常青藤茶馆附近，你快来啊……”

柳絮一惊，没等她问“你是谁”，电话就剩下了“嘟嘟”的忙音，被挂断了。

柳絮有点困惑地看看丈夫，黄迟眼里掠过一瞬间的慌张，但很快就镇定下

来。看着妻子询问的眼睛，他小心地说：“是我们单位新来的小米，我过去一下，看看她伤得怎么样吧？”

他飞快地穿上衣服，用手试了试皮夹子还在，就转身离去。临出门时回头对柳絮说：“如果没什么事我很快就回来，你接着睡吧。”然后“砰”的一声，门带上了。

柳絮懵了。她快速考虑自己要不要跟出去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但她还是强迫自己躺在床上，但她睡意全无，脑袋里似乎有无数的麻雀在挤啊叫的，让她无法入睡。

她会是谁呢？果真是新来的同事？她为什么打电话给黄迟呢？就算这些都讲得通，她的话音为什么那么嗲呢？女孩子对于上司的一般反应？就算这也正常，为什么这么快就挂断了呢？

她忽然记起昨晚临睡前，她怕黄迟休息不好，就悄悄把两人的手机给关了，因此，黄迟的手机是打不通的，要找黄迟，只好打电话。如果那女孩真的和黄迟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，她敢打电话吗？也许，一切都是自己的“小人之心”？

柳絮干脆爬了起来，在屋里徘徊着。丈夫的公文包不在家里，手机不在家里，丈夫又没有记日记的习惯，那么，可以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吗？

她来到衣橱前，想看看丈夫的衣服。忽然，她的视线顿住了——那是一件紫红色的内裤，莫代尔纤维的质料，柔软舒适，弹性十足。而这件衣服，绝对不是自己买的。丈夫从不自己买衣服，那么，这件衣服又是哪里来的呢？

她打开了丈夫最爱穿的西服口袋，她的手忽然停住了——因为，她触到了一盒软软的东西。她急忙把这东西拿到灯下仔细翻看，居然是一盒避孕套！

汗一下子就打湿了柳絮的后背。她和黄迟是不需要这个的！她生完莉莉半年以后，就放置了宫内节育器，她从来没有用过这东西！

那么，那么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她忽然愤怒起来，要找黄迟问个明白！由于气愤，她拨打手机的手有些哆嗦。但是她听到的，是一阵忙音。

第二遍，第三遍，第四遍，一如既往的忙音！

柳絮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像一只失去控制的豹子！但是，她什么也做不成。

她翻遍了家里所有的抽屉，却没有什么新的意外。黄迟的牙刷、口杯、派克钢笔都安安静静地待在原地。



柳絮不甘心，她的目光落在丈夫的笔记本上，这是和丈夫几乎形影不离的东西，是去年他们一起购买的戴尔手提。柳絮毫不犹豫地打开它！无法登录，丈夫设置了密码！她一连试了几组数字——她的生日，女儿的生日，丈夫自己的生日，还是不能进入！

她觉得自己有些崩溃了！

她的脑袋混沌沌的，像一盆糨糊。连不成线，画不成方圆，斩不断，理还乱……

今夜一连串的事情把柳絮打晕了，她有了不祥的预感！

天不知怎么就亮了。柳絮想起自己还要上班，马马虎虎地喝了一杯水，换上衣服冲下了楼。

现在，她人坐在更衣室里，满腔心事像一团乱麻，理不出头绪来。她决定再给黄迟打个电话！

这一次她听到的依然是温柔的女声：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

这时，小吴在外面敲门：“柳姐，你可以了吗？12床好像要生了。要不要先给挂点催产素？”

“我马上就好。”柳絮站起来往外就走。她必须收起自己的苦恼，因为她的职业容不得马虎，她是托着太阳升起的人啊。这二十多年来，有多少小生命是经她之手带来到这个世上的呢？数不清了！

她用手挠了挠头发，准备迎接下一个新生命。

丈夫的婚礼

肖美丽披一身火红的新娘衣穿过广场，奔向她新的幸福的时候，柳朵儿在挑风筝。她说过，要为儿子买一个喜羊羊风筝。

这是新的一天，和风习习，阳光一如既往地洒向大地，但是朵儿觉得阳光不属于她，正如儿子马上就不属于她一样。在朵儿的大海里，她看不到岸。她是一条不会游泳的鱼。

礼炮响起来，一下，又一下，声声都击打着朵儿脆弱的心房，发出隆隆的轰鸣。朵儿不由得想起，她的丈夫今天将出现在结婚典礼上，和肖美丽携手走向婚姻的红地毯。也就是说，朵儿的丈夫和儿子将一起归了肖美丽。等鞭炮化

为了一地灰烬的时候，朵儿就一无所有了。

朵儿已经没有了泪水。她的泪早在半年前就流干了。这半年，她一直挣扎在丈夫的背离里，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弃妇，她一直那么虚弱无力。有人说，现代婚姻是竞争的结果，如果优胜劣汰成立，那么她，一个曾经美丽温柔的少妇，就是这场争斗的牺牲品。

生活是这么喜欢开玩笑，但是朵儿有点开不起。

回到家里，她觉得自己孤单无助。这个家里曾经充满欢笑，也充满玻璃的碎片、战争的硝烟。但是现在，只有朵儿一个人的脚步声和叹息声回旋交织着……

这个家，已基本找不到丈夫严强生活过的痕迹了。衣橱里，浴室里，墙壁上挂的照片，都早已清理干净了。甚至连烟酒味（这都是严强的最爱）都闻不到了。朵儿觉得恍如隔世一般。

空调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电视机、电脑等大家伙，都被严强搬走了，还有车，那是一辆黑色的现代，朵儿经常把它擦得锃亮锃亮的。车里的挂件，是只小宠物狗，严强属狗，这是朵儿去年买给他的，现在恐怕也换掉了吧。

现在，这个家空荡荡的，和朵儿的心情一样。这就是一段十年之痒的婚姻唯一留给她的躯壳——房子的外壳和她身体的外壳。

她抚摸每一个家具，每一面墙壁，她不知道该怎样抚摸自己的婚姻。如果用传统观念来反思问题，她觉得这个世界的道德观念在下滑，男人经不住诱惑，女人禁不起岁月的打磨，而小三，这个让她肝肠寸断的词，竟然是自己的昔日好友。她为了她，已经投入了过多的真心。

人在变脸的时候，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有情却无情。这世上除了墙壁，还有什么，是可以依靠的呢？

她的困惑在于，时至今日，友情与爱情全都失去自己的尺度了吗？

十年的婚姻之痒，是谁，点了他们的哑穴？

柳朵儿就是在娘家第一次遇见陈红兵的。

那天，她带着新买的喜羊羊风筝来到母亲家里。

朵儿轻轻地走进客厅。自从严强出轨之后，朵儿的脚步就变得轻悄悄的了。仿佛她这个人，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若有若无一样，她从来不想因为自己的出现而惊动了别人。

但她还是惊动了——所有的人都站起来，她的姐姐柳絮，妹妹叶子，老爸



老妈，他们面对朵儿那张毫无血色的脸，大家都心疼得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。

儿子严小强还不太明白自己未来的生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，他只隐隐约约有些不安，因为他好久没有见过妈妈笑了。

“小强，这是你最喜欢的喜羊羊风筝。回头让小舅陪你放去。”朵儿面无表情地说，或者说，这风筝就是她的一个面具，可以挡住她奔涌在体内的忧伤。

“小舅舅大清早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去了，现在还没有回来呢。姥姥在等你吃饭，妈妈，我也饿了。我们吃饭吧。”小强拉住了妈妈的手，这双手此刻冰凉冰凉的。

朵儿装作无所谓的样子：“好啊，那就吃饭吧。小孩子要多吃点，才长得高。不要挑食，荤素都要吃。知道吗？”朵儿每次说话，都像在立遗嘱一般交代得事无巨细，这让她老爸老妈都红了眼圈。

他们何尝不知道，自己这外孙子一旦换了妈妈，也许就和他们完全疏远了。客厅里沉闷着。

朵儿佯装去洗碗摆筷子。就在这时，电话“丁零零”地响了起来。屋子里的人似乎都被吓了一跳。柳叶子急忙冲过去接电话：

“哥，你说谁喝醉了？这大早晨的就醉得不成样子了？还要弄到这里来？啊？陈红兵？”叶子大声和哥哥对着话，她一向女高音，这会儿一着急，又高了八度。

这陈红兵是谁啊，醉了一夜了？她放下电话自言自语起来。

一家人赶紧动手整理卧房，因为马上要有一个醉鬼需要照料，此人大概是朵儿的弟弟柳树的什么朋友，一定是遇上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。

大家正忙活着，门铃响了。小强跑去开门，就看见舅舅正手忙脚乱地搀扶一个人进来，那个人头发蓬乱，一身酒气，衣服上还有呕吐过的痕迹。

“红兵哥，我们到家了。你喝点水吧？解解酒。你怎么喝这么多！”柳树一转身看见了二姐朵儿，就示意她去倒点水来。

“这是作什么孽啊，喝了这么多酒。”柳絮一边铺床，一边问。姥姥和小强也凑上来帮忙。

“大姐，这个人是我原来单位的同事，我们很铁呢。他就是陈红兵，他妻子傍了个大款，也在今天结婚……”他一回头，看见朵儿端着水进来了，就立马不言语了。

但柳絮和朵儿都听见了，也都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。朵儿一声不吭地退了出去。

“唉，作孽啊！好好的一个家，就全散了。”姥姥忍不住叹息。

陈红兵的到来，让这个家的悲剧气氛突然增加了一倍。所有的人都没了吃饭的心思，只有小强，独自一个人边喝牛奶边啃着面包圈。

柳树关上房门，给陈红兵换下脏衣服。朵儿一声不响地接了过去，拿到卫生间埋头洗了起来。水哗哗地淌，眼泪也哗哗地淌……但不知为什么，朵儿洗得格外认真，格外慢。也许是同病相怜，也许是她找不到安放自己的地方，现在终于可以躲到一角，稍微释放一下自己的悲伤……

陈红兵的衣服，有一角已经破损了，还有一个扣子不知去向。一个大男人的生活，可以想象有多么狼狈！朵儿轻轻地叹息了一声。但这声叹息，很快就被飞流而下的水花淹没了。朵儿把手埋在水里，一任冰凉的水流一点点地浸透自己。

客厅里，柳树和家人讲了大概经过。

陈红兵在政府机关上班，是柳树的同事。他和妻子，结婚也有十余年了。生活原本惬意，后来，陈红兵的妻子恋上了一个50多岁的老板，带着女儿就活生生地把家拆散了。他觉得苦闷，夜夜买醉，今早柳树接到朋友电话，说陈红兵又醉倒在小酒馆里，且无处可去，所以把他弄到家里来了。

“这么说，陈红兵有一个女儿？归了前妻？”

看着母亲充满疑惑的眼睛，柳树点了点头，“是的。他和我二姐，现在都是孑然一身了。我姐还剩余一座空房子，他本来就住在岳父母家，现在一无所有……”

“这也太霸道了吧？他们怎么就能得逞呢？太自私了！”叶子愤愤不平地说。

“唉，苦了我二姐和红兵哥了。”柳树感慨万千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大家聊了一阵，觉得无论如何，饭也还是要吃的。于是稍稍吃了点东西，柳树就带着小强放风筝去了。

柳絮的单位在第一人民医院，今天休班，就叫上叶子陪着母亲去买菜。朵儿早上没有吃饭，她想让朵儿中午吃得舒心些，她知道妹妹喜欢吃什么。

朵儿终于洗完了衣服。她把它们一件一件晾起来，才慢慢回到叶子卧房，想睡一会儿。她觉得自己虚弱得撑不下去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陈红兵慢慢醒过来。他蹒跚着来到客厅，头疼得厉害，一炸一炸的，恍恍惚惚不知自己身在何方。

他想喝一杯水，却握不住杯子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杯子碎了。这声音惊醒了



朵儿，她头脑昏昏沉沉的，其实根本就无法入睡。满脑子都是严强今天穿了什么衣服，说了什么话，做了什么事情。

来到客厅，她一抬头就看见了陈红兵。

眼前的男人身材高大，穿着弟弟的衣服，却全无弟弟的阳光。他眼睛里布满血丝，头发凌乱，目光呆滞。

朵儿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只默默地给他递上一杯水，还加了点蜂蜜。

陈红兵木然地接过来，问：“我这是在哪儿？你是谁？我怎么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！”

“我们应该没有见过。但也许，很多事情说不定呢。是我弟弟柳树把你弄回来的，你喝醉了。醉了一夜，很难受吧？”

“难受？我要是能感觉难受就好了。我已经麻木了。”

“无论什么事情，都会过去的。”朵儿想说的是，“阳光总在风雨后”之类鼓励的话，但是她说不出来。自己和面前这位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啊，那些安慰的话轻飘飘的，像一阵烟，飘啊飘啊就过去了，落不到人的心里去。何况朵儿，也没有见到自己的阳光啊。

“也许时间，会是一剂良药吧。你喝点水，会好些的。”朵儿无力地说。

陈红兵慢慢有些清醒了：“原来这里是柳树的家。不好意思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
“没什么麻烦不麻烦的。谁还没有个难过的坎儿。”朵儿边说，边起身去找扫把来清扫地上的玻璃碴儿。

陈红兵若有所思地看着她，直到她扫完离去，才生硬地挤出两个字：

“谢谢。”

冷战烟云

朵儿和肖美丽，曾经一起在税务总局从事信息化管理工作。

那时候，肖美丽的前任丈夫杨士伟因为给朋友担保贷款被骗而被银行起诉，工资被冻结，只留下少量的生活费。

好在肖美丽为人精明，事先已经感觉那位朋友靠不住，提前和杨士伟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将一套140平米、地段也不错的住房，更名到了肖美丽的哥哥名下。

应该说，刚开始，两人只是假离婚。肖美丽虽然抱怨丈夫是个书呆子，也经常一起散个步逛个街什么的。

其实肖美丽的工资不算低，奖金也多。但日子久了，肖美丽一个人的工资在支出全家生活开销时总有些捉襟见肘，名牌衣服不敢穿，高档电器不敢用，就连空调洗衣机也是能免则免。女儿的肯德基也根本不去了，过生日一个简易蛋糕就打发了。

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个月，肖美丽眉头的结越拧越深，他们开始冷战。

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，他们二人虽然不算太贫贱，但是背负的50万元账单也不是开玩笑的，那是一座沉重的大山，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。每每夜里醒来，想起这件事，脊背都要冒汗，说失眠就失眠了。

“你怎么就那么猪啊，他要你给签字你就给签啊！你看现在他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们怎么办呢！真是个呆瓜！你要和我商量一下，我一定不允许你给他担保，那我们现在活得多轻松啊。”吵架，成了他们难眠之夜的固定节目，而这句话，也是每战必讲。

“唉，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儿们，我没好意思拒绝他。何况，小时候他帮过我那么多次，我怎能不给他帮忙呢！”杨士伟在心里叹息。

“现在人心变得比猴子的脸都快。这是个洋钱社会，人也越来越自私了。都只顾自己，哪管别人死活啊。就你没数，还用传统观念来约束自己。醒醒吧你！”

每到这个时候，杨士伟就把这句话咽到肚子里去——自己最好的朋友要坑你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

他们陷入了黑暗里的沉默。

睡不着，又不能起床。杨士伟心底一片哀伤无处倾诉。

“连累你和孩子了。”出于内疚，他想和肖美丽亲热一下，借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。但是肖美丽只留给他一个冰冷的幽怨的脊梁。

一夜一夜，就是这样的轮回煎熬。战争的升级不可避免。

作为一个生活中的失败者，杨士伟对妻子和女儿充满内疚，对朋友的欺骗充满无奈。在传统的兄弟之情和金钱的驱使之间，他选择了兄弟情，而朋友选择了金钱。

肖美丽，只选择了愤怒。她不能理解丈夫的所作所为，在她眼里，这种行为就是弱智。

他们打闹的那阵子，每次都是朵儿想方设法安慰肖美丽，陪她逛街，陪她散步，甚至陪她呆坐一晚上。



有一次，肖美丽和丈夫爆发了新一轮冷战，连女儿都不接了。下班时分，丈夫打来电话，要请她一起去大时代超市给女儿买书包。

“嗨，你有多少钱啊，买个书包还要去大时代？路边店足够我们平民用的了。”肖美丽对着话筒撇了撇嘴。

“怎么了肖？杨哥叫你你就去嘛。孩子喜欢和爸妈一起逛超市的。”朵儿试图劝解。

“就他那点破钱，一个书包都不够！一点出息都没有，害的老婆孩子跟着受洋罪。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！还是你好啊，严强的事业蒸蒸日上，你这辈子算是值了！我这辈子，算是赔到了骨头！”

“不过，你也想开点。什么沟坎都能过去的。杨哥上个合适的项目，贷款几年就可以还清了。”

“几年？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你家严强多有出息啊，你可以披金戴银的。对了，你怎么不戴钻戒啊？”

“我不喜欢那些身外之物，朴素大方就好了。钻戒戴在手上我嫌碍事呢。其实，我和严强的起步也很艰难。他最初辞职下海，很是受了一番波折。有一次我们身上只剩了10块钱，连一天的生活也维持不下去，都是我妈家里接济的。后来，严强和几个朋友一块经营‘新时代’商城，开始我们都是贷款，也是负债累累，过了好几年勒紧裤腰带的日子呢。那几年我们虽然年轻，但一直没有买过200元以上的衣服。不过现在总算是熬出头来了，日子好过多了。你的困境也总会过去的。朝前看，心里会亮堂些。”

“亮堂什么啊，我心里一片黑暗，暗无天日啊！”

“会过去的，肖姐。”肖美丽比朵儿大一岁，平日里两人走得很近，都是称呼肖啊柳的，这次朵儿为了安慰她，叫法又亲昵了些。

“无志空活百岁。我们这辈是没戏了，”肖美丽长叹一声，“等我们还完50万的贷款，牙都掉光了。关键是，你杨哥是个书呆子，做不了什么大事。也就在家里写几个破字，这年头，谁还看书啊。小学生连学习课本都要听录音看视频的，书本的年代已经过去了。”

“没那么严重吧，肖姐？说不定哪天人家杨哥成为一流的当红作家，身价几百万呢。那时候就看你风光了。来，作家夫人，给俺签个名。”朵儿装模作样地递过去一张纸。

肖美丽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

“还作家呢？坐在家里还差不多。我还是等着给账单签名吧。”肖美丽收拾

干净桌面，关上电脑。

“哎，你那位帅哥来接你下班了。又有出息又殷勤，你真是有福之人啊。”肖美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朵儿和严强一起离开，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。

情 殇

严强目前是“新时代商城”最大的股东，近年来收入颇丰。有空的时候他喜欢来接朵儿下班，经常会遇到肖美丽。肖美丽经常夸赞严强潇洒风流，很有成功男人的魅力。朵儿听了，只是微微一笑。

一天朵儿过生日，严强在花店预订了九十九朵玫瑰，差人送到单位来。朵儿自己都忘记了这件事，等她明白过来，心里感觉很温暖。一整天脸儿红扑扑的，堪比玫瑰娇艳。

那晚，她邀请肖美丽去做客，但是不要她买礼物，她理解肖美丽的实际困难。

肖美丽爽快地答应下来。

下班之后，肖美丽走进了美容院。以前，她是这里的常客。最近半年以来，由于生活的窘迫，她很少到这个地方来了。今天，她要好好地打扮打扮自己。

朵儿呢，下了班就一头扎进厨房，她要在生日这天亲自给丈夫和儿子做点好吃的。

肖美丽按门铃的时候，朵儿还在厨房里忙活。

是严强给开的门。肖美丽一进来，一股清香就扑面而来。肖美丽绽放出迷人的笑容：“严大董事长，你好啊，不介意我来打扰吧？”

“欢迎欢迎，你的到来让我们家蓬荜增辉。人如其名，你真是一位美丽的女士！”严强由衷地赞美道。

这时，朵儿端着最后一盘菜走出来，开始擦桌子摆椅子。

“我来我来。”肖美丽和严强赶紧走上来帮忙。严强看看朵儿有点蓬乱的头发，推了她一把：“快去洗把脸吧，亲爱的黄脸婆。招待客人的事交给我了。”

肖美丽只比朵儿大一岁，也应该算是同龄人。公平地说，肖美丽长得比较漂亮，关键是有着一双狐媚的勾魂眼。经过一番细致的收拾之后，的确比素面朝天的朵儿出彩许多。



比起来，朵儿应该算是内秀型的，青春靓丽被生活磨损得打了折扣，在她心里，丈夫儿子大于天，她把自己放在了很低的位置。

饭桌上，你来我往，觥筹交错，几个人吃得不亦乐乎，朵儿的厨艺还是相当不错的，这一点，严强一直引以为豪。

肖美丽不停地给严强倒酒，伴着一大串的溢美之词，严强有些微醉了。

吃完蛋糕，朵儿送儿子上床睡觉，然后去洗手间清洗儿子抹在她衣服上的蛋糕。肖美丽站起来要告辞，朵儿要送她，她按住了满手是水的朵儿，连说不用了，自己打的回去就可以。朵儿看她摇摇晃晃的样子，又担心她喝多了发生什么意外，就让严强送她回家。

从那以后，严强经常在自己家里遇到肖美丽。

其实那时候，这个故事就开始了，只是朵儿有一颗从不设防的心。她似乎没有意识到严强的工作开始变得忙碌起来，经常加班到深夜。她更加没有意识到她的朋友肖美丽的脸上，总带着别有意味的笑容。

严强接她下班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朵儿更辛苦了，儿子的接送也全落在她一个人身上。但是她毫无怨言，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。她相信丈夫，从不无端怀疑什么。

再后来，丈夫开始夜不归宿。

他对朵儿说，最近非常忙，还要经常外出培训。要朵儿尽量少和他联系，那会影响他工作。朵儿呢，自然是言听计从了。她是一个传统的女人，为人一向很低调而且善解人意，自然没有多想什么。

有一天，同事小李来找她要报表，她看见朵儿一如既往地和自己说笑，似乎全然不知自己所面临的境况。就忍不住问她：

“柳姐，我昨天去购物中心买衣服，你猜我碰见谁了？”

“啊。你碰见谁了？”朵儿还没有停下自己手中的活儿。

“我碰见了你家严大董事长。你猜，他在干啥？”

“他在干啥？”朵儿依然没有抬头。

“他在买衣服，”小李进一步试探，“柳姐你怎么不陪他啊？”

“哦，我还要接孩子做饭，忙着呢。”朵儿继续干活。

“那你猜，他和谁在一起？”

“和谁？他同事呗，都是他哥儿们，还能有谁？”朵儿面不改色心不跳。

“和一个不该在一起的人，女人！我的柳姐！”小李有些发狠了。这个柳朵儿，怎么傻到了这个份儿上？真是榆木疙瘩做的脑袋！她有些替朵儿愤愤不